



牛博士

[法国] 儒·凡尔纳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博二

〔法國〕儒·凡爾納著

牛博士

〔蘇聯〕茲·鮑貝利俄譯

王沫以中譯



符·維索茨基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法國有名的科學幻想小說和冒險小說作家儒勒·凡爾納的作品。它寫一個牛博士發明了一種氣體，使人吸了以後身心都起變態。他找到了一個叫做基康敦的小城市，想以城中冷漠、麻木、安於現狀的居民作為他的實驗對象。全城居民吸了氣體以後，突然變成一大群狂熱、激動的瘋人。他們準備向鄰城作戰。最後，牛博士的氣體工廠突然爆炸了，這就使一切都恢復了原狀。

本書雖然用科學幻想小說體裁寫的，其實是一本諷刺小說。它無情地諷刺了一切麻木、苟安、毫無進取心的人。

Ж. Верн

ДОКТОР ОКС

Детгиз 1953

牛 博 士

儒·凡爾納 著

茲·鮑貝利俄譯 王沫以中譯

符·維索茨基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一四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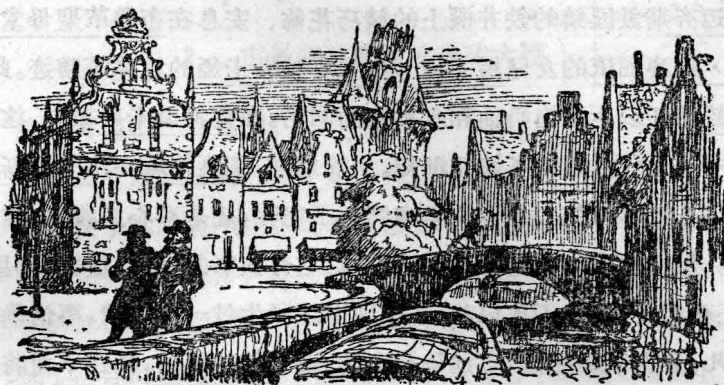
書號：譯0181 (初中)

開本 787×1092 紙 1/28 印張 2 1/14 字數 39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0 定價(3) 0.16元



1. 为什么甚至在精密的地图上也无法找到基康敦城

如果你要在旧版或者新版的法蘭德斯地图上寻找基康敦这一个小城，你一定找不到它。怎么，难道基康敦是一座已经消失的城市吗？不对。是一座未来时代的城市吗？也不对。其实，它在地理资料的范围以外，已经存在八九百年了。如果每个居民有一个灵魂的话，城里甚至有二千三百九十九个灵魂哩。这城市在奥丹挪得西北三十五公里半、布鲁革东南十五·二五公里的地方，在法蘭德斯省的中心。些耳德河的小支流瓦尔河流经市内的三座桥梁，桥上还筑有中世纪时代的古老天棚。在那里可以观赏波尔杜回伯爵，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波尔皇帝，在一一九七年奠基建造的古老城堡，筑有哥德式枪眼、頂上有雉堞的市府大厦，以及有尖塔的守望楼。楼上每小时发出和谐幽雅的钟声，犹如真正的空中琴声。外国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到基康敦城，必定会去参观挂有布拉当所绘的威廉·纳萨乌斯基像的市长议事厅、十六世纪建筑术的杰作——聖馬格盧阿尔教堂的讲经台、聖埃努夫大广场上艺术大师克温

廷·迈齐斯铁匠鑄的铁井欄上的精巧花飾、安息在布魯革聖母堂里的卡尔·斯麥丽依的女兒馬丽婭·布尔貢特斯卡婭的坟墓等勝迹。此外，基康敦城还以生產泡奶油和水果糖而聞名。在范特里卡斯家中，这一种生產一代一代已經傳了好几世紀。尽管这样，基康敦城在法蘭德斯的地圖上还是無影無踪。是地理学家們忘了它呢，还是存心忽視它，这我不敢說。但的确有这么个基康敦城，它有狹窄的街道、堡寨、小屋、市場，还有市長。而且不久以前，在这城里还發生过一些事情，事情确实奇異非凡，令人很难相信，不过是真实的。关于这些事情，我在下面將詳細談到。

当然罗，我們不應該責备法蘭德斯人，也不應該想像他們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这些人都是心地善良、富有理智、謹慎小心、平心靜气和親切好客的，或許他們的頭腦和言語稍微迟鈍一些，但这一切都不能說明他們領土上最优美的城市之一，为什么到現在还没有在地理圖上被标志出來。

对于这种忽視只能表示遺憾。假使歷史，或者沒有歷史，就說紀事吧，或者連紀事都沒有，就說当地傳說吧，能介紹一下基康敦城多好啊！可是不論地圖，不論游覽指南都只字不提。这种不聞不問对于这城市的工商業多么有害，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必須趕緊声明：基康敦城既沒有工業也沒有商業，而且沒有工商業它也过得很好。它所生產的泡奶油和水果糖都供当地消費，并不輸出。而且基康敦城的居民并不好名。他們很能節制他們的欲望，生活又朴素，他們都是从容沉着，温和適度，淡漠恬靜的人——一句話，是法蘭德斯人，这种人在些耳德河和北海之間的地區有时还可以碰見。

2. 市長和顧問談論市政大事

“你在考慮嗎？”市長問。

“我正在考慮，”顧問沉默了幾分鐘以後，回答說。

“問題在於辦事總不應該輕率，”市長繼續說。

“可是我們談論這件大事已經有十年了，”顧問尼克洛斯反駁他說。
“坦白告訴你，我尊敬的范特里卡斯，我還是不能決定。”

“我了解你的躊躇心情，”市長沉思了足足有一刻鐘以後說，“不僅了解，而且同情你這種心情。我們除了因為考慮問題不夠周密，所以老是作不出決定來這一個缺點以外，我們辦事的態度也可算是賢明的了。”

“沒有疑問，”尼克洛斯回答說，“在像基康敦這樣安靜的城里，民政官的職位是多餘的。”

范特里卡斯莊重地反駁他：“你前任的顧問官談到任何事情時，總不敢說‘沒有疑問’，任何肯定的意見都會碰到他那種叫人受不了的反對。”

顧問晃了晃腦袋表示同意，此後又沉默了幾乎半小時，在這一段時間中，兩人連手指都沒有動彈一下。半小時過去了，尼克洛斯問范特里卡斯，他的前任在二十年前有沒有想到過要取消民政官這一個職位。基康敦城為了設立這個職位，每年要付出一千三百七十五個法郎零幾個生丁^[注]呢。

“當然想到過，”市長回答說，非常遲緩地將手伸到光亮的前額上，

[注] “法郎”和“生丁”是法國貨幣名稱。

“可是这个可敬的人已經去世了，他既不敢決定這個問題，也不敢決定任何有关行政措施的問題。这才是賢人。我为什么不能学他那样办呢？”

顧問尼克洛斯想不出一個論据來反駁市長的意見。

“一个直到死也不作決定的人，”范特里卡斯驕傲地接着說，“在这个世界上，已經近乎是十全十美的人了。”

市長說了這話，就按了一下鈴，鈴發出的很像是嘆息声而不是鈴声。几乎馬上傳來了輕輕的脚步声，即使是耗子在厚厚的地毯上奔竄，声音也不能比它再輕了。房門在上了油的鉸鏈上無声地轉動一下，开了。出現了一个留着長辮、皮膚潔白的姑娘。这是市長的独生女兒西奥热丽。她把一个裝滿了烟絲的烟斗和一个銅制的小火盒交給父親，一句話也不說，就像進門时那样無声無息地消失了。

可敬的市長燃起大烟斗，不久便消失在淡藍色的烟霧里，留下顧問尼克洛斯一个人陷入沉思之中。

這兩位执掌基康敦城市政大权的可敬先生談話的地方，是一个客廳。客廳中滿眼都是暗黑的雕刻。高大的壁爐几乎占据了窗戶对面的整个牆，爐底大得簡直可以燒整棵橡樹或者烤整只牛。窗上的彩色玻璃使日光的色調变得更柔和了。懸挂在壁爐上方的古老鏡框中，有一張老年人的肖像，据說是赫姆林的手筆，像上的人物一定是范特里卡斯的祖先之一。沒有問題，范特里卡斯的家譜是从十四世紀初叶开始，一定是当法蘭德斯人和魯多尔夫·哈布斯堡皇帝打仗的时候。

这个客廳是基康敦城里最舒適优美的房屋——市長公館的一部分。这公館是按照法蘭德斯式建造的，具有哥德式建筑術的各种錯綜复雜、出奇制勝的結構。它被認為是市內最好的建筑物之一。即使是寺院，

或者聾啞院，也不見得会比这座住所更清靜些。这里根本沒有喧鬧声。这里的人不是走路，而是滑行，不是放声說話，而是低声細語。而且这里还住有妇女：市長太太布丽吉塔，他的女兒西奥热丽和女僕洛特亨。还必须提到的是市長的妹妹埃尔芒斯姑母，但称呼她塔泰涅芒斯，她也答应，这个名字还是她的侄女西奥热丽小时候給她起的。就算是在最適合于喧鬧、爭吵和空談廢話的礼拜三，市長的公館还是像沙漠那样靜寂。

市長本人已經五十歲了。他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不老不少，不紅潤也不蒼白，不愉快也不憂愁，不滿足也不是不滿足，不果斷也不是一點沒有主張，不驕傲也不自卑，不善良也不惡毒，不慷慨也不吝嗇，不勇敢也不胆怯。

这个人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溫和，可是根据他始終不变的迟緩動作、微微下垂的下顎、不动的眼臉、光亮得像銅片一样的前額和稍微浮腫的肌肉，一个命相家一眼看去，可以毫不費力地断定：市長范特里卡斯是淡漠恬靜的化身。

忿怒和热情從來不会使他的心臟跳動得更劇烈些，他的臉也從來沒有染上过紅暈。他穿的衣服总是很好的，不太緊不太寬，也從來沒有穿破过。脚上着的是平头大鞋，鞋底是三料的，还有銀鞋扣。这种鞋子的堅固程度准会使皮鞋匠看了感到絕望。他的闊边帽子还是屬於法蘭德斯最后脫离荷蘭那时代的，這一頂可敬的帽子已經將近四十歲了。可是还要怎样呢？身心衣冠都会遭到热情而折磨損耗，可是我們这位永久心平气和、对一切毫不动心的可敬市長，对于热情这东西却是門外漢。他既不会穿破一样东西，自身也同样不受任何磨折，正因为如此，他是最適合管理基康敦和它的安靜居民的人。

真的，城市就跟范特里卡斯家一样安静。就在这座和平的住宅里，市长期望能安心度过他的晚年，并且比他善良的夫人布丽吉塔活得更久。当然，他的夫人即使长眠在坟墓里，也不可能比她活在世上的六十年更安静了。

这座房屋就是这样的，和平而又寂静，房门从不吱嘎作声，玻璃从不震动，地板也从不发出破裂声，烟囱不吼叫，风信标不吱吱地响，锁不发出喀嚓声，住在屋里的人也静得像他们的影子一样。

3. 民政官突然大吵大闹地出现了

上面我们讲到的顾问和市长间的有趣谈话，是在下午两点三刻开始的。三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范特里卡斯开始抽他那个装有四分之一容烟丝的大烟斗，直到五点三十五分才抽完。

在这段时间里，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交谈。

将近六点钟的时候，顾问用先前的口吻说：

“就这样吧，我们决定……”

“什么也决定不了，”市长回答说。

“总的说来，我认为你是对的，范特里卡斯。”

“我也认为这样，尼克洛斯。等我们更熟悉情况以后，再决定民政官的问题吧。反正给我们的限期又不是一个月。”

“甚至也不是一年，”尼克洛斯回答着，打开手帕，非常文雅地擦着鼻子。

又是沉默，这一次沉默了足足有一个钟头。其间没有什么来干扰他们。那头忠心的、跟主人一样温和的看家狗灵多，很有礼貌地到客廳來

拜訪了一次，連它也沒有干擾他們。可敬的狗！的确是它同类的榜样。即使是馬糞紙做的狗，腳上裝上小輪子，來到時的鬧聲也會大一些。

將近八點鐘的時候，女僕洛特亨端進來一盞毛玻璃的古老油燈，市長便對顧問說：

“我們再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討論了吧，尼克洛斯？”

“沒有了，范特里卡斯，據我知道是沒有了。”

“你不是對我說過，”市長問道，“奧丹挪得門塔有倒塌的危險嗎？”

“對了，”顧問回答說，“假使它真有一天壓死了人，我也不會感到奇怪的。”

“噢，”市長反駁他說，“我希望趁這不幸事件還沒有發生，我們能對這座塔作出決定來。”

“但願如此，范特里卡斯。”

“還有什麼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嗎？”

“當然有，”顧問回答說，“例如皮革倉庫的問題。”

“它還在燃燒嗎？”市長問。

“已經燒了三個星期了。”

“我們在市政會議上，難道沒有決定讓它燃燒嗎？”

“是遵照你的建議這樣決定的，范特里卡斯。”

“難道這不是撲滅火災的好方法嗎？”

“毫無疑問。”

“那麼好吧，我們等着吧。完了嗎？”

“完了，”顧問回答說，擦着自己的前額，好像在拚命思索有沒有忘記什麼重大事情似的。

“聖稚科夫街下段决堤以后，你有沒有听說過會發生水淹的危險？”市長繼續問。

“怎么沒有听說，”顧問回答，“遺憾的是沒有在皮革倉庫的上游决堤！否則水便會把火災熄滅，同時也可以消除我們許多顧慮了。”

“有什么办法呢，尼克洛斯，”可敬的市長反駁他說，“再沒有任何東西比不幸的事件更不合邏輯的了。它們彼此間毫無關聯，同時我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這一不幸事件來減輕另一不幸事件。”

范特里卡斯的這一個微妙的見解，顧問足足化去了好多時間才賞識了它。

“是的，”顧問又開始說，“更不必談及我們這件重大的事情了。”

“什麼重大事情？你是說我們還有重大事情嗎？”市長問。

“當然有，那就是城市的照明問題。”

“啊哈！是啊！”市長回答說。“假使我沒有錯記的話，你是說牛博士的計劃嗎？”

“正是。”

“事情正在進行中，尼克洛斯，”市長回答說，“敷管工程已經開始，工廠已經全部完工。”

“我們處理這件事或許稍微急了一些，”顧問搖了搖頭說。

“或許是這樣，”市長回答說，“可是我們並沒有錯，牛博士的全部試驗，都是他自己負擔費用的。我們不化一個子兒。”

“這才是我們的理由。當然我們也得要跟上時代。如果試驗成功的話，基康敦城將是法蘭德斯省用牛博士……什麼氣照明的第一個城市。這種氣體叫什麼？”

“叫牛博士氫氧混合氣。”

“對，牛博士氫氧混合氣。”

正在這時候，房門開了，女僕洛特亨報告市長，說晚飯已經准备好了。

顧問尼克洛斯站起身來向范特里卡斯告別，市長因為各種已決或者未決的問題，胃口好了。然後兩人商量好，今後要開一次城市名士會議，來決定是不是需要就奧丹挪得門塔的問題作出某種初步的決定。

兩位可敬的行政官員便向門口走去。顧問開始燃點小燈，因為基康敦城的街道還沒有用牛博士所發明的氣體照明，沉浸在十月里的黑暗和濃霧中，伸手不見五指。

顧問尼克洛斯的出門准备工作，整整化去了一刻鐘。燈最后點着了，顧問穿起巨大的牛皮靴，戴上厚厚的牛皮手套，翻起毛皮的領子，把帽子拉到眼角上，拿起沉重的彎柄雨傘，準備跨出門去。

就在女僕洛特亨要拔起門門的這一刻，從外面傳來了一陣喧鬧聲。

是啊！雖然猛一下子聽來不能令人相信，但確是喧鬧聲——真正的喧鬧聲，自從一五一三年西班牙人入侵以來，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鬧聲呢。可怕的喧鬧聲，連死寂的范特里卡斯家也響起了回聲。有人在敲門，敲着還沒有遇到過任何粗暴撞擊的門。敲得又急又重，而且是用一種笨重的工具敲，顯然是木棍。傳來了一陣清晰的說話聲：

“范特里卡斯先生，市長先生，開門，快開門！”

市長和顧問兩人嚇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覷，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這真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即使城堡上的古老火炮轟然響起來——

這門火炮自從一三八五年以來還沒有使用過——范特里卡斯家里的人也不會更吃驚。

這時敲門聲、叫喊聲和呼喚聲愈來愈鬧了。最後女僕洛特亨鼓起勇氣，下決心開始說話。

“是誰呀？”她問。

“是我！我！我呀！”

“你是誰？”

“我是民政官帕索夫呀！”

民政官帕索夫！已經談了十年要取消他的职位的，就是这个人啊！

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又像在十四世紀時那樣，布爾貢特人來攻打城市了？一定是發生了不小的事情，才會使民政官帕索夫激動到如此程度的，因為他的鎮靜和沉着，並不比市長本人差。

范特里卡斯使了個暗號——因為這位可敬的人已經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門便被拔掉，門也開了。

民政官帕索夫像一陣暴風似地沖進前廳。

“出了什么事？民政官先生。”女僕洛特亨問。

“出了什么事！”帕索夫重復着說，他的圓眼睛顯出真正的不安。“出了這樣的事，我正從牛博士處來，他那里舉行了一個會議，而且在那里……”

“那里怎麼樣？”顧問重復着說。

“我在那里親眼看見他們爭論，說……市長先生，那里在談論政治呀！”

“談論政治嗎？”范特里卡斯重復着他的問話，激動得把自己头上的

假髮也掀乱了。

“对，”民政官帕索夫繼續說，“基康敦城里或許已經有一百年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了。那里已經開始了爭論。西奧德律師和庫斯托思醫生兩人已經爭論到可能發生決鬥的程度了。”

“到決鬥的程度！”顧問叫起來，“決鬥！在基康敦城里決鬥！那末西奧德律師和庫斯托思醫生兩人究竟說了些什么話呢？”

“他們一字不差這樣說的：‘律師先生，’醫生說，‘我認為你太過分了，而且說話不知輕重。’”

市長范特里卡斯雙手高舉。顧問的臉變了顏色，燈也掉在地上。民政官也搖著頭。這麼可敬的人物竟會說出這樣可怕的話來！

“這個庫斯托思醫生，”范特里卡斯低聲說，“是一個危險人物，是個激烈分子！先生們，我們還是進去吧！”

於是三個人來到市長的客廳里。

4. 牛博士原來是位頭等的生理學家和大胆的實驗家

這位以牛博士這一怪名傳遍世界的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當然是個怪人，但是他也是個大胆的學者，是位生理學家，他的著作在全歐洲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地位可以和那批將生理學提到現代科學高峰的戴維、道爾頓、邁基、戈德文等偉大人物相比。

牛博士不太胖，中等身材，他的年齡……可是我們不能說出他的年齡和國籍。這不要緊，我們只要知道他是個怪人就夠了，他有熱烈騷動的血液，猶如從霍夫曼〔注〕的書頁中跳出來的人物，完全不像基康敦城

〔注〕 霍夫曼是德國幻想小說作家。

的居民。他絲毫不动搖地相信自己和自己的理論。他那始終微笑的臉、高昂的腦袋、堅信自在的步伐、明澈堅定的目光和貪婪地吞噬着空氣的大嘴，給人一種良好的印象。他是好動的，極其好動的，他身體的各部分生得極其均衡，他的動作非常迅速，好像血管中流的是水銀，腳底下放着幾百枚針。他連幾分鐘也不能安靜，總是傾瀉着急匆匆的話語，不斷地打着手勢。

這位決定自費負擔全市照明建設的牛博士，是一個富翁嗎？

既然他能負擔這筆費用，他一定是個富翁——對這個不禮貌的問題，我們只能給這個回答。

五個月前，牛博士帶着自己的調劑師來到基康敦城，人家都叫這調劑師依根。他是個干癟瘦長的人，可是他的活躍程度卻不比自己的上司差。

但是牛博士為什麼要自費負擔城市的照明建設呢？為什麼他偏偏看中這些道地的法蘭德斯人——和平的基康敦居民——並且決定將不平凡的照明設備捐助給他們的都市呢？難道他想借些借口去進行某種生理實驗嗎？究竟這個怪人的企圖是什麼呢？這我們可知道了，因為除了盲目地服從他的調劑師依根以外，牛博士再沒有其他親信的人了。

顯而易見，牛博士搞這項城市照明工作，是因為基康敦城確實非常需要燈火，民政官帕索夫說得最妙：“特別是在夜里更為需要。”因此，一座生產照明氣體的工廠就建立起來了。氣表已經準備好使用，城市街道下的通氣管也已經敷設妥善，氣燈頭也很快就可以在各公共建築物和某些愛好先進事物的人士家中，明亮地點燃起來。

身為市長的范特里卡斯，擔任顧問的尼克洛斯以及市內其他知名

人士，都認為應該批准將新的照明氣體接裝到自己家里去。

讀者或許還沒有忘記市長和顧問曾經提起過，城市的照明將不是用由煤中提煉出來的一般照明氣體，而是用一種光度強二十倍的新型氣體——由氫氣和氧氣混合而成的牛博士氫氧混合氣。

由於這項幸運的發明，基康敦城准可享受到美好的燈光，可是牛博士和他的調劑師却很少在這方面化力氣，關於這一點，以後自會分曉。

就在民政官帕索夫大吵大鬧沖入市長客廳後的第二天，調劑師依根和牛博士在工廠的私人辦公室里談話。

“這又怎樣呢？依根，這又怎樣呢？”牛博士擦着手叫起來，“昨天在我們那裡的會議上，你不是已經見過這些善良、淡漠，熱情僅介於海綿和珊瑚之間的基康敦人了嗎！你看見他們爭論和指手劃腳的情形嗎？其實他們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已經變態了。這還不過是開始，當我們給他們下一服真正的藥時，真不知道會怎樣呢？”

“對，老師，”調劑師依根回答說，一面擦着自己尖尖的鼻子，“試驗開始得很順利，假使不是我為了謹慎而關閉了出口活塞的話，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情呢。”

“你聽見西奧德律師和庫斯托思醫生彼此間說的話嗎？”牛博士繼續說，“這些話其實並沒有什麼沖撞人的地方，但是一到基康敦人的嘴里，它就會被看成能使荷馬史詩中人物幾乎拔劍相鬥的咒罵了。唉，這些法蘭德斯人！瞧着吧，总有一天我們會使他們變成個什麼樣子！”

“我們要使他們變成亂七八糟的人，”依根用一種喜歡用尊嚴的程度來對人類估價的人才有的口氣回答。

“嘿！”博士叫起來。“假使我們的試驗成功，他們歡喜不歡喜倒不